

谭元春佚文一篇

李金松

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由陈杏珍先生整理、标校的《谭元春集》，为一般读者及专家学者研究谭元春及明代竟陵派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正如陈杏珍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由于“谭元春猝死后，遗著散失，其弟谭元声仅仅收集到部分遗著而付刻，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编辑他的全集，他的诗文究竟有多少，是个未知数。”^①可知，谭元春的诗文作品散佚了不少。尽管陈先生从诗文总集《人琴集》、《诗慰》以及《四六金声》中辑录了不少谭元春的诗文佚作，可还是存在一定的遗漏。笔者近来阅读清初文人的别集与他们编辑的总集，在冒辟疆（1611—1693）编辑的《同人集》中，发现了一篇不为《谭元春集》所收录的佚文。文不长，现将此文移录如下：

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

竟陵谭元春友夏

崇祯五年十月，鹄湾人谭子过襄之宜城县，与诸门人游连泗洪，寻石于所谓龙涡者。得一石，高可五尺，掘其根，又得一尺。烟雨既深，岁月无聊，空中多窍，独秀沙隈。且岩壑四周，奇非一面；青白杂出，色非一碧。予所见太湖、灵壁诸石奇胜，弟将兄之也。因思致之寒河，人皆难之曰：“吾宜城人爱是石者多矣，咸力致之，而义不出山。君何为独能？”于是屈氏两门人奋然出，僮指千许，为牵挽，移上归航。舁石行十五里，犯朔风，越岭度墟，如赵景真之往归稽公也。石重，航不任，又具一舟载之。予既飞书报襄太守唐公、司理江公、令尹李公，将以是月晦日载至园居。而予复贯酒脯楮香，出汉津古河渡口，先送之归。其词曰：

丈幸归我，与群石别。群石不知，安其顽劣。我有林园，万竹百花。丈姑先往，远赴汝家。家有双鹤，见丈必舞。鸣于峰峦，丈为鹤主。我有万卷，与酒逢迎。携读丈侧，丈为同盟。丈往登岸，暂蹲门里。待我西归，位置迁徙。静察神思，渊渊有在。敢混草木，以致嗔怪。主人可依，老当不俗。宁似米颠，袍笏相辱。丈生涡中，素有奇石。争輶致之，丈终不行。有大力人，怒而致子。十牛千夫，汗惫欲死。胡我来兹，宛如旧识。舁人腾踊，有趾无

①谭元春，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力。愧我精城，格不至此。既谢心灵，又托江水。慎汝前途，冬河欲竭。庶几归来，全置丘壑。

冒辟疆编辑的《同人集》，辑录的是与自己酬唱或有往还诸人的篇什，他与谭元春不是同一代人，按道理而言，《同人集》不应收录谭元春的诗文作品。而《同人集》之所以收录谭元春的作品，源自于谭元春之子谭籍与冒辟疆的来往。在《同人集》收录的谭元春这篇文章的后面，附有谭籍与冒辟疆的一则尺牋：

龙涡一片石，恐不知来历，谨录先人初迎此石归寒河文若诗一稿呈览，敢乞先生行书勒石石畔，以垂不朽。此文若诗，曾叨曹能始先生同先人游南岳、蓼岳两大记，选入《天下名山胜记》中。则此石虽一卷之多，居然与祝融诸峰并峙天壤。望先生以此意或诗或题跋数语于后。先生之书法传，则此石亦附先生书法传矣。敬百拜手以请，望即欣然临池，付五如携归，感且不朽。

寒河学晚谭籍拜恳

信中，谭籍恳请冒辟疆书写其父谭元春的《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一稿”，以便“勒石石畔，以垂不朽”。接到谭籍的函札以及邮来的其父谭元春的文章，冒辟疆在三十年后回谭籍的书札中，说自己当时“赞叹欢喜，不可言说”，“拜服仁人孝子之心，亦既殚竭微长，以副知己，又立呼梓人，刻丙寅《同人集》，更得尊先生载石大文压卷。”^①从谭籍与冒辟疆的函札中，我们比较具体地了解到《同人集》收录谭元春《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的原委及经过。

在《谭元春集》中，有一篇题为《移龙涡石赠宜城屈母文》，可与《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相互发明。在《移》文中，谭元春对自己移“龙涡石”的缘起及经过叙述得更为具体。可知《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中提到的“屈氏二门人”，“一曰盛，一曰嘉，皆以年少茂才师事予者十年”。而谭元春之所以能够将龙涡巨石移往自己的家居寒河，是出自于“屈氏二门人”母亲的授意与酬谢。原来，谭元春著有一文，称赞屈母有孟母、陶母之贤。屈母一高兴，得知谭元春喜爱“龙涡剪石”，“乃发僮百二十人，石工一，买舟置石”，送至寒河福持园而后已^②，正与《载龙涡剪石先往寒河文》中所云“于是屈氏二门人奋然出僮指千许，为牵挽，移上归航”相合。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冒襄：《同人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第189页。

②《谭元春集》，第670页。